



十里查村九里烟

□ 王开生

从绩溪上庄镇去往泾县桃花潭镇查济古村，并无直达的交通工具，先得返回绩溪县城，换乘高铁到泾县后，再从泾县乘坐小巴车，方能抵达，如此来来回一折腾，半天的工夫就被耽搁了。

进入查济村口的第一个照面，我晓得我早该来的。这里被称为“中华写生第一村”，古村明清时期的建筑保存得多而密，一条蜿蜒曲折的许溪穿村而过，静中有动，使古村霎时鲜活了起来。村内移步换景，宛若画中游，三两老妪蹲在溪边捣衣、洗野笋，溪岸石板路上，一排竹晒匾上晒满了条索整齐的笋尖，人间烟火气息扑面而来。暮春午后，狸猫在街上慢悠悠地徜徉着，并不会理游人的调戏与亲近，土狗静静地趴在老宅门槛前，眯着眼睛晒着太阳，可能它们见过的世面太多了，根本懒得去招惹人类。

夜宿古村。选中一家古旧的三层客栈住下，曰“天申桥客栈”，其坐落在村中许溪的南岸，门前溪水缓缓东流，汇入青弋江。中年老板姓翟，恰巧与我同庚，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，自言继承了查姓外婆的祖业，夫妻合作开餐馆，兼营民宿，他拿出一套书来给我看，中国旅行指南系列《安徽》篇中，对他的客栈颇有佳评。客栈门口的石拱桥即是天申桥，寻常朴素的外表，并不怎么起眼，却是建于明代崇祯年间的古物。此与村中原生态的石板桥、青石路、卵石路、祠堂、古宅、民居、过街门楼

一样，这也正是查济村在古建保护与开发中的可取之处。清明前后正是食笋的大好季节。笋在北方属中高档食材，在物流尚不发达时期，鲜春笋尤少见。清代李笠翁说，笋乃蔬食中第一品。查济村周边山峦起伏，植被茂密，翠竹猗猗，盛产野山笋，村民几乎家家晒笋、食笋，在这里，笋是寻常之物，也是必备之品。客栈菜牌中的野笋烧肉，正合时宜。肉是土猪肉，有久违的天然肉香，配上柔韧鲜嫩的半干笋尖同烧，是绝好的下酒菜；野水芹炒香干，也是时令菜，野水芹产自店门口的许溪里，于大自然中就地取材，入口，有浓郁的青秆气，是荡漾在山谷溪水间的野逸之气。店家说，野水芹上市期极短，再过几日，水芹口感变老后，就过季了。

有菜无酒不欢。自街对岸酒坊买回一瓶古村人家自酿的八度桂花米酒，冰镇后，入口清冽爽甜，米香花香馥郁芬芳。当街临溪而坐，偷得浮生半日闲，伴着夕阳彩云、青山远黛，一时间竟有了几分醉意，不由得想起李太白的那句诗来：世间行乐亦如此，古来万事东流水。

清晨五点多钟，窗外传来“咕咕咕”的鸟叫声，拉开窗帘，一只珠颈斑鸠站在美人靠外的屋脊筒瓦上，高傲地仰着头，似是认真地在叫我起床。走出屋外，退去游客潮的村子静谧安详，晨雾尚未散去，古村人家的烟囱上冒起了袅袅炊烟，溪边又传来了“咚咚咚”的捣衣

声，许溪“哗啦啦”不息地流淌着，这是暌违已久的田园生活场景。当我坐在溪岸记录下这些文字的时候，我有些感动。

在虹桥桥畔的一家夫妻早餐档落座，一碗鲜豆浆，一客香软甜糯的查济米糕，一份以春笋豆干雪菜入馅的煎笋饼，留下了查济味道的舌尖记忆。

回到客栈，老翟夫妻刚从山上自家林地里挖回一大捆雷笋，剥笋、焯水、晾晒，麻溜的，忙得一刻不闲。

我忽想起办公室挂的一幅联语：

晴久未尝雷后笋；春归才试雨前茶。遂当机立断，嘱咐他午餐弄一盘雷笋炒肉丝吃吃，应景、解馋。老板娘笑着说，你懂得！

客栈斜对面有一家理发店，门口招牌上书四字：学生洗头。老板是位中年妇女，我好奇地问她，你是学生？她白了我一眼，没吱声。

约好理发的时间，再一次进店和老板聊了起来。

她姓查，比我小三岁，自外村嫁到查济，

在此开了三十年理发店，自言目睹了古村由衰及盛的整个过程。

她说，原住民和原来生活场景的原样保留，使得古村开发更接地气，也更热闹起来，在外打工的村民纷纷回来创业，查济终于出名了。

她笑言，如果你多年以后再来查济，说不定我还在这儿理发呢。

说到门口的招牌，她解释道，查济每天都有几百上千的美术生在此写生，经常有女生来问我有没有洗头的项目，女生头发长，住的客栈又比较简陋、人多，经常洗不了头发，所以我才增

加了这个经营项目，学生们一看就懂。原来如此。我偷着笑了。

不得不说，理发师的水平果然不错，价格极低，当即请人临街拍了照，立此存念。

查济的美，要慢慢游，细细品，不兴走马观花。晌午时分，泡上一杯明前碧螺春茶，坐在溪岸桥边崖坡上欣赏老街风景，山风徐徐拂面，气候温和滋润，对面游客时不时在眼前举起相机取景拍照。此刻，卞之琳的那首诗，正应景，诗曰：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，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。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，你装饰了别人的梦。”十几名美术生坐在旁边写生，速写、水粉、水彩、水墨，画累了，嬉戏，打闹。她们是风景，我也是。

查济是画家写生的天堂。沿许溪石板小道一路往山里迂回西行，是一处称为画家村的地方。此地篱笆小筑，翠竹掩映；古宅回廊，傍溪蕉叶，参天大树，临崖石桥，宛如闯入一片散装的江南园林。置身此境，画笔、语言皆显得苍白乏力。

时间过得太快。中午时分，老翟打来电话说，该回来吃饭了。午餐除一盘约定好的雷笋炒肉丝之外，又点了一条红烧活鲤鱼，雪白的鱼肉，满透着新鲜劲儿。这两款菜烧得出奇好吃，以至于和谁都不想搭话，只想此时此刻打起精神去对待去品咂这大朴归真的人间至味。

这是查济留给我的念想。



心香一瓣

在独处中寻找光亮

□ 江舟

孤独是持久的，热闹是短暂的。我曾以为，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修正主义者，具有程度不同的双重性格。在身边，这样的人比比皆是。看似性格开朗、举止开放的人，行起事来却毫不张扬、十分缜密；看似寡言少语、表面冷漠的人，其实内心火热，干事创业疯狂得很。人的不同阶段，也是如此，群聚够了，就想独处；独处久了，就想群聚。

然而如今的我，独处的时间越久，对独处的渴望，却越来越强烈。

这或许是工作使然。岗位任务，需要独立完成，繁杂材料，需要沉思推敲。办公条件有限，白日里乱哄哄地忙乱，夜晚只有嗡嗡作响的白炽灯陪伴。后来，身体的独处，并不是必须的了。身处嘈杂的环境，也能够沉浸在自思中，做到凝神聚气、心无旁骛，这就做到了思想的独处。

工作之余，也越来越喜欢上了独处。听几首歌，看几本书，散散步，游游园……还有捋捋工作思路，想想朋友之情，寻寻人生之道……让思想在精神世界里自我畅快地遨游。

寻常来讲，通勤带给上班族的烦恼，总不会少，无论是独自驾车，还是公共交通。其实，这都是独处的好时机。驾车自不必说，可以有音乐相伴，放松心情；可以听新闻，获知天下大事；当然也可以天马行空，任由思绪驰骋，唯一得注意开车安全不乱神。更好独处的机会，是在公交地铁上。在这里，你只是一颗静立的沙砾、游动的浮尘，没有人在乎你的存在，你也不必为艰辛而烦恼。就那么闭目养神，沉浸自己的思绪里；或者仔细观察事物，积累多姿多彩的镜像。很多人在通勤拥堵的环境里心烦意乱，那是没有进入独处的状态，没有体会到独处的好处。倘若你是有想法的人、喜欢思考的人，一定不会浪费这每天几个小时独处的好时光。

又譬如午后。饭后个把小时的时间里，很多人无所事事，三三两两，有的逛街散步，有的运动酣睡。而我喜欢一个人游走，没有目的，没有固定路线，要是避着热闹的人群。人与人碰面，总要寒暄、总要搭腔，总要东拉西扯，都是无用之言，伤脑筋、费思量。重要的，还是要为心灵主题的延伸，留出思考的时间和空间。你可以戴上耳机，听着喜欢的音乐散文、评书相声，陶冶情绪，独自走开去。也可以坚持思考，让自己更有主见、更加坚守、更有韧劲。让你不必为了应酬别人，而改变自己、浪费自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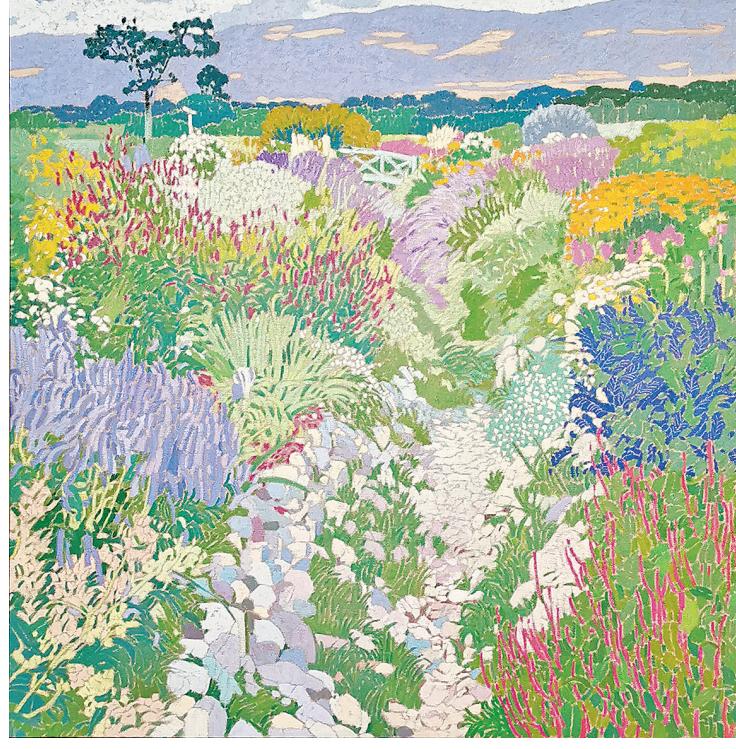
再譬如旅行。一个人的旅行，是绝佳的独处。背一背包，带几本书，不受时间和旁人的限制，去向往的目的地。这样的旅行，没有套路，没有设定，所见所闻所思所想，都是你自己的，所见即所思，所思即所得。有的人旅行喜欢拍照、发朋友圈，想要展示见到的一切。其实，那些都不属于你。而唯一遗漏的，却是内心的思考、内心的独处。

我最喜欢的，是一个人乘坐高铁，有足够长的时间看书思考，或者欣赏窗外的风景。记得那一次长久隔离后的远行，清晨乘坐高铁一路向西，朝阳刚刚跳出海平面，一缕缕温润的光线，像时针一样，缓缓划进车窗，暖暖照射在心里，让人感到朝气蓬勃、充满希望、充满期待。几天后的傍晚时分，当列车悠悠地驶进城郊，红艳艳的夕阳，一动不动悬在海平面上，大海风平浪静波澜不惊，嘈杂了一天的城市，呈现出短暂的宁静，那种祥和静谧的氛围，又似乎给人以无穷的力量，让人们勇于面对现实、面对明天。我想，我可以的，用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生活。

不得不提到手机。更多人因手机而孑然独立于人群中，这不是真正的独处。这样的独处，只会割裂你、肢解你、撕碎你，让你的五官肢体失去动能，失去独立思考能力。

所以，我想说的独处，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独处，是去寻找思想充实、灵魂独立。倘若想要身体的快乐，靠独处是做不到的。

有时候，我们忙忙碌碌，争分夺秒，为着尽快实现一个目标而不惜代价。其实从长久来看，那目标也不见得那么有价值，但光阴却悄悄溜走不再往返了。或许，在忙碌的时候，可以挤出时间停留片刻，独处一会，想想做过的事，走过的路、追求的目标，不一定为了辨明是非和价值大小，但求记住点滴，记住沉淀和感动，让思想更加充实、充满阳光，然后重整行装，走得更加沉稳、更加坚毅。

■《繁花》
高连保

舅舅

□ 窦凤至

舅舅走了。

絮絮之风，衔着勃发的春意拂过街巷南北，拂过曝在日光下少年小小的脑壳和年长者佝偻的脊背，拂过每个生命的重量。

我坐在书桌前，面前摊着他送我的那套书。书边已经泛黄，但封面那些线条依然鲜活，仿佛随时会从纸上跃起，唱一段西皮二黄。戏说众生百态，那些扮相鲜明的角色，在我迷蒙的眼前与这些人的身影交织在一起。书桌上的台灯亮着，在书上投下一圈昏黄的光晕。我翻开扉页，他的题字还在：“赠外甥”。纸张翻阅时发出轻微的脆响。这套书跟着我搬了许多次家，书脊的题目已经有些斑驳。张大千作的序言页总是最先被翻开，边缘比其他页面更深些。这书印刷至今已过半个世纪，墨迹有些褪色，可那笔画的走势，我阖眼都能描摹出来——有文人的风骨，像被风吹过的竹林。

他爱戏，是个资深老票友。从前经过戏院，听见里面传来锣鼓点，我还会驻足。某个瞬间，总觉得会看见舅舅从人群中走出来，袖口沾着油彩，笑着向我招手。国剧讲究的是个味道，就像喝茶，要慢慢品。爱了一辈子戏的他也熏陶了这样的特性，他的画品，人也是。张大千夸他画的脸谱能让毕加索和马蒂斯折腰，可后来他只是笑笑，说这些不过是友人的消遣，当不得真。但我知道他每晚都要画到深夜，画废的稿纸在桌角堆成小山。

不似大众印象中的专业画家，他并不是专业画家，也不需要这样的束缚制约着他。他的画松动，有灵性，寥寥几笔，就交代清楚笔下角色的起承转合，带着大宋文人画的故事性。

他画脸谱时说：“要懂得留一口气，画到紧要处故意停笔，让那未完成的线条自己‘活’起来。”后来我才明白，这份松弛感和他唱戏是一个道理。高音不唱尽，留三分让人回味。

早春的风里还是夹杂了冷意，从窗缝里钻进来。茶水凉了又凉，我抬头望向窗外，天空灰蒙蒙的，没有一丝云彩，就像我此刻空落落的心。我开始回忆起他的生平，舅舅生于1928年2月28日，也走于2月28日，形成了一个巧妙的闭环。小时候，母亲常向我讲起他，说他很有才气，1949年去了台湾。那时台湾于我是个模糊的概念，只知道那里住着一个舅舅。

风动了，敲打着我的心弦。复调的音量被风带出老远，我的心向岁月张开翅膀，没有驻在原点打转。

母亲看我也画画，引导我向舅舅的方向学习，他画画从来不照着东西画，看过就能记

住。我试过，照着院子里的石榴树临摹，却总画不出那种神韵。舅舅不一样，他去看场国剧，回来就能把人物扮相画得惟妙惟肖。这种过目不忘的本事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惊叹。

我画画至今，始终达不到他的高度；读书十遍，也不及他过目不忘。但每当我拿起画笔，总感觉他就站在身后，用那双温和的眼睛注视着我。我虽不及他，却因他曾在世上走过的脚步而倍感荣幸。

20世纪90年代两岸通航后，舅舅住在北京，我去探望他并和他外出旅游。明十三陵神道的石像，每一个都有不同的典故，他一个一个给我讲，说到兴起时，会用左手在空中比划。那天日头很毒，他的白发在阳光下亮得刺眼，我听得入迷，视线粘在他随风飘逸发光的发丝。我不知道他这么广博的知识从何而来，知他平时爱读书，可单凭读书是绝对做不到这样的。他正指着石像的花纹介绍，情至深处手舞足蹈比划起来，像个少年人。看得我一愣，又一笑。怎么会有如此专注的人。

后来有段时间，他在青岛常住。我每次去拜访他，他都坐在沙发上，茶几上放着几本书。他见我来就和我聊起绘画，畅谈张大千。有时他说话不方便，就用左手写给我看。

中风改变了他的用笔习惯，让他被迫左手执笔。我想象着他扶着桌台，颤颤巍巍适应的动作，可他行笔丝毫不显生涩的停顿，像天然的左撇子。我知道，这得益于他多年的书法功力，而这是我无法企及的。

即使卧病，他依然摆着有条不紊的口气和神情，向我嘘寒问暖。骨子里流露的沉淀与涵养还是那样熟悉，令人心生敬仰。有时带相熟的朋友去做客，私下聊起，无人不惊叹于他的谈吐与举止非凡，担得起“先生”二字。

后来他返回台湾，我又去探望过他……舅舅离世的消息传来时，我亦无法前去悼念。

他送我的书，那些鲜活的身段在灯光下栩栩如生，得了生命般在纸上舞蹈。我忽然明白，舅舅从未真正离开。他教我看世界的眼光，教育学生的方式。他对待艺术的态度，言谈中的修养，都已融入我的生命。

梦回莺转，仿佛能藉由戏台，看到他站在那里，如杜丽娘歌颂生命与自由那般，为他璀璨的一生谢幕。